

清代《玉牒》中的滿族史資料價值*

杜家驥

南開大學

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歷史學院

提 要

本文主要介紹清朝皇家族譜《玉牒》及其別類《星源集慶》在滿族史研究方面的史料價值。

男女直格《玉牒》及《星源集慶》，由於對滿族皇族男女成員的婚嫁都有記載，而且記述其生母之身世即由哪一家族嫁給皇族，因而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滿族皇家與旗人之通婚、以及與蒙古各部聯姻的狀況。經收集可知，與蒙古貴族之結婚達三百年（包括入關前）、595次。從中又可瞭解到滿族皇家與漢人的婚姻，進而得知混血狀況。婚姻資料還反映某些婚俗，以及皇家與滿族貴族、官宦世家之間錯綜複雜的姻親關係，而這種姻親關係，又為研究君臣關係、官場關係、派別鬥爭、行政與吏治以及認識清朝政權的特色，提供有價值的內容。

直格《玉牒》由於對皇室男女之生平簡歷作紀錄，因而可補文獻傳記史料之不足：1. 提供無傳記之皇子、王公、公主等的某些資料。2. 滿族宗室王公不少人參與朝政，他們的任職，在《玉牒》中有系統的記錄，比傳記資料詳細，尤其是《星源集慶》更為系統。3. 提供重要人物生卒年。另外，還可糾正傳記或其他文獻史料中的某些錯誤記述。

關鍵詞：玉牒、星源集慶、滿族

* 本文初稿曾於「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年11月3~5日）上宣讀。為對讀者進一步瞭解《玉牒》的價值有所裨益，會後曾加以補充。

《玉牒》是皇族族譜，中國古代的《玉牒》，只有清朝的大量存留於今世，有數千冊，主要收藏於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遼寧省檔案館。在海內外的個別圖書館等也有散冊的收藏，如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天津的南開大學圖書館、日本東京的東洋文庫等。

學界利用《玉牒》作人口等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專門介紹《玉牒》及其價值的文章，筆者所見，有屈六生〈清代玉牒〉、¹ 劉素芬、李中清、王豐、康文林〈清代宗人府玉牒資料初探〉，² 這兩篇論文都對清朝《玉牒》的人口資料價值作了介紹，後一篇詳細分析了宗人府檔案主要是《玉牒》在人口學研究上的優劣之處及其資料意義，並根據這種資料研究其人口，得出一些結論。筆者曾以《玉牒》為重要資料，考察滿蒙聯姻問題，還注意到它在滿族史研究的其他某些方面也有價值，現一併介紹。清朝之時，清皇族稱為宗室、覺羅（皇族疏屬），但他們的民族屬性是滿洲，所以本文稱之為滿族。³

一、反映滿族皇家之婚姻及各種值得注意的現象

清朝的《玉牒》有橫格、直格（豎格）之分，橫格列示族人各支系男性成員之輩分（圖1）⁴，直格記同輩男女之生平，男女分別造冊，內容較橫格豐富（圖2、圖3）。另有《星源集慶》，是以橫格形式記直格《玉牒》之內容（圖4），也男女分冊記載，可視為《玉牒》的一個別類。以上三種，均見文末所附圖片（均攝自南開大學圖書館所藏《玉牒》）。另有《愛新覺羅宗譜》，以橫格編直格之內容，但只有皇族男性，而沒有皇族女兒，也不屬檔案。

反映婚姻方面的資料，主要是直格的《列祖女孫直檔玉牒》（下簡稱《女直檔》，又俗稱「女直格玉牒」）、《列祖子孫直檔玉牒》（下簡稱《男直檔》，又俗稱「男直格玉牒」）、《星源集慶》。下面先簡要介紹《女直檔》、《男直檔》及《星源集慶》所記內容的概況。

¹ 屈六生，〈清代玉牒〉，頁83-87。

² 劉素芬、李中清、王豐、康文林，〈清代宗人府玉牒資料初探〉，載於《第六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頁117-156。此書於臺北出版，筆者最近才得以見到。

³ 現今清史、滿族史研究中的一種較流行的觀點，是將旗人便視為滿族，包括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內務府包衣旗的旗人，當然也包括滿洲愛新覺羅皇族。

⁴ 會議報告時，劉錚雲先生提到，以文字敘述《玉牒》的橫、直格及其記載形式，仍不甚清晰，因而此次刊刷補充了拍照的《玉牒》影件，作附圖，以便對照閱讀。並感謝劉先生的提示。

這幾種檔冊所記之女性、男性，都是先標明其生父，在生父名下，集中列述他們所有女兒、兒子。按出生年月日先後，以排行即齒序依次列爲：第一女、第二女、……或第一子、第二子、第三子、……。直檔玉牒，是以豎格即直格的形式，記各女各子的生平，諸如出生年月日時，生母、婚嫁、冊封、出任官職（男性）、獎懲、卒年月日時、享年等。《星源集慶》是以橫格的形式，記直檔的如上內容，由於《玉牒》是十年一續修（初實際爲九年），《星源集慶》是每年一續修，所以《星源集慶》所記的某女或某子的內容，比該女或該子在《女直檔》或《男直檔》玉牒中所記的內容要詳細，唯所記只是乾隆皇帝及以後各代皇帝本支後裔子孫、女孫的生平。

上述檔冊所載有關婚姻方面的內容是：（一）某女、某子的生母，反映的是該女該子生父與生母的婚姻，由於生母還記其是某姓氏、某爵、官或一般人之女，所以又反映了這樁婚姻的家世背景等等。（二）某女出嫁情況，如定婚、結婚之年月，夫婿之姓氏、爵、官或平人，嫁蒙古者記其部旗。（三）某子所娶之妻及其姓氏、家世，所納之妾的姓氏。從所記結姻的對象看，作爲滿族成員的清皇族，不僅與八旗中的滿洲旗人、蒙古旗人通婚，而且與八旗之外的蒙古人以及與漢人（在旗、不在旗兩種）有大量的通婚現象，反映了滿蒙、滿漢民族乃至滿蒙漢之間的民族混血。

（一）對滿蒙聯姻的反映

滿蒙聯姻，是有清一代對蒙古實行的國策，主要表現爲滿族皇帝將本皇家之公主、格格指嫁蒙古貴族，⁵ 滿族王公與蒙古王公之家也自行通婚，這是清代滿族史、邊疆史中的重大事件。由於上述檔冊對滿族皇家各代每個子女（包括出生後就夭折者）都作生平記錄（不排除有個別漏記者），婚嫁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因而比較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滿蒙聯姻的整體概況，經筆者逐冊、逐人查找並作統計，獲知有清一代滿蒙聯姻，由清入關前（明萬曆四十年，1612）至宣統三年長達三百年（民國以後未計）、595次。並進一步得知諸如滿蒙聯姻的階段性及各階段特點，聯姻蒙古的地域、部旗分布、重點部旗地區，某些聯姻事件的具體政治目的，以及滿蒙長期、多人次聯姻所繁衍後裔之血緣融合，由於滿族皇家既與漢

⁵ 指嫁，即指婚，是清朝皇帝對本家族婚嫁指配的一種特殊婚姻制度，該制度的具體情況，拙文已作闡述，可參考，於此不贅。見〈清代皇族與蒙漢貴族聯姻的制度與作用〉，頁24。

人結婚，又與蒙古通婚，所以不僅在滿族、蒙古族繁衍滿蒙混血後裔，而且在這兩個民族中又都繁衍有滿蒙漢三族血分混合者。以上，在拙作《清朝滿蒙聯姻研究》中已有較詳細的敘述，於此僅以史料價值的一個方面作簡要介紹。

（二）反映滿族皇家與漢軍旗人、旗外漢人之通婚及生育之混血狀況。

清入關後，曾一度號召滿漢通婚，但不久又行禁止，此後至清末的光緒二十七年才廢除這一禁令，而實際情況又是很複雜的，比如對滿洲旗人、尤其是對滿族皇家的禁限控制，就比漢軍旗人要嚴得多。⁶

滿族皇家，是禁止與漢人通婚最嚴厲的控制對象。但是，在清代歷朝皇帝的後宮妻妾中，卻又有不少漢姓女，這在唐邦治的《清皇室四譜》之各朝皇帝的「后妃」卷，及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中均有記載。那麼，其他滿族王公等人的妻妾是否也有漢姓女？在滿漢禁止通婚的政策中，禁控最嚴的，又是不許滿族女出嫁漢人，尤其是滿族皇家之公主、格格，是絕對不許出嫁漢人的，實際情況到底怎樣，一般資料也極少記述。凡此，在《玉牒》中均可找到詳細的答案。

從《男直檔》玉牒的記載可知，⁷從清初到清末，從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兒子到清末的宗室王公，都有取納漢姓女為妻妾的。見以下所列。

太宗輩：努爾哈赤子

輔國公巴布泰，四娶妻李氏，李綬之女。另室所居妾，姜氏，姜秀之女；金氏，金瑞之女。

巴布海，妾，李氏，李文祥之女；張氏，張二之女。

英郡王阿濟格，妾，李氏，李士興之女；俞氏，俞春仁之女。

奉恩將軍賴慕布，妾，楊氏，楊文興之女。

睿親王多爾袞，妾，李氏，李什緒女。

豫親王多鐸，妾，良氏，良國柱女。

世祖輩：

肅親王豪格，庶福晉，黃氏，黃鄂沁之女；妾王氏，王明之女。

⁶ 關於滿漢禁止通婚的政策及其變化，請見王鍾翰，〈滿族八旗中的滿漢民族成分問題〉，頁52-59。定宜莊，《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滿漢民族的通婚》。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第二章，36-52頁。

⁷ 以下據（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宗人府全宗》的《列祖子孫直檔玉牒》第111號、181號。

輔國公常舒，妾，劉氏，劉琦之女；韓氏，韓尚之女；龐氏，龐玉之女；高氏，高晉之女，楊氏，楊實之女；王氏，王晉之女；周氏，周耀之女，陳氏，陳伯先之女；劉氏，劉大之女。

輔國公韜塞，妾王氏，王之貴女。

(餘略)

聖祖輩：

裕親王福全，庶福晉，楊氏，楊安之女；楊氏，默色之女。

恭親王常寧，繼福晉馬氏，馬義倉之女；庶福晉陳氏，陳福滋之女；妾吳氏，吳應熊之女（吳三桂孫女）。

純親王隆禧，嫡福晉尚氏，尚之隆之女（尚可喜孫女）。

輔國將軍國泰，三娶妻佟氏，佟養正之女；四娶妻陳氏，陳國泰之女；妾程氏，程達之女，妾潘氏，潘祥之女。

莊親王博果鐸，庶福晉：石氏，石貴之女；張氏，張文策之女；周氏，周達之女。

惠郡王博翁果諾，繼福晉張氏，巡撫張得第之女；妾刁氏，刁玉之女，孫氏，孫成之女。

(餘略)

世宗輩（爲簡潔，漢姓女生父之漢姓名略去，僅個別人標出）：

直郡王允禔，繼福晉張氏，總兵官張浩尚之女，諸妾中之漢姓女：錢氏、阮氏、郭氏、范氏、王氏、高氏。

廢太子允礽，側福晉程氏、唐氏、李氏、王氏；庶福晉范氏、劉氏；妾劉氏、錢氏、丘氏。

誠親王允祉，妾王氏、朱氏、吳氏、陳氏。

莊親王允祿，側福晉，朱氏、胡氏、薛氏。庶福晉，王氏、廖氏。

裕親王保泰，妾吳氏、劉氏、田氏、朱氏、項氏、郭氏、施氏、姜氏、王氏、田氏。

(餘略)

高宗輩：

弘時，妾鍾氏、田氏。

和親王弘晅，側福晉崔氏。

果郡王弘瞻，嫡福晉范氏，范宜賓之女。側福晉張氏，庶福晉劉氏。

理親王弘晰，妾強氏、章氏、袁氏、王氏。

輔國公弘曠，嫡妻左氏，左世恩之女；妾陳氏。

(餘略)

仁宗輩：

成親王永理，側福晉劉氏、李氏。

慶郡王永璘，繼福晉武氏；側福晉劉氏、孫氏；庶福晉李氏、趙氏、張氏。

裕郡王亮煥，側福晉張氏；庶福晉劉氏、王氏；妾劉氏。

肅親王永錫，側福晉李氏、趙氏、孫氏、楊氏。

(餘略)

宣宗輩：

惇親王綿愷，側福晉高氏（高佳氏）。

瑞親王綿忻，側福晉徐氏（徐佳氏）、庶福晉劉氏。

惠親王綿愉，側福晉楊氏（楊佳氏）、側福晉謝氏（謝佳氏）。

榮郡王綿億，嫡福晉張氏（張佳氏）、側福晉王氏（王佳氏）。

定郡王綿恩，側福晉尤氏（尤佳氏）、李氏。

肅親王敬敏，側福晉朗氏（朗佳氏），岳氏（岳佳氏）。妾何氏。

綿琬，嫡妻田氏（田佳氏），副都統田國榮之女。

(餘略)

文宗輩：

恭親王奕訢，側福晉薛氏（薛佳氏）、劉氏（劉佳氏）、崔氏、劉氏。

醇親王奕譞，側福晉劉氏（劉佳氏）。

鎮國公奕梁，側室劉氏，妾馮氏、張氏、周氏。

(餘略)

穆宗、德宗輩（載字輩）：

貝勒載濤，嫡夫人姜氏（姜佳氏）

輔國公載瀾，妾張氏、李氏。

鎮國公載澤，妾劉氏、朱氏。

(餘略)

以上只是隨便摘錄（康熙以後絕大部分是近支宗室，遠支宗室及覺羅多未摘錄），實際情況要比以上所舉多得多。僅從這小部分摘錄中便可看出，在皇帝以外的滿族皇家成員中，漢姓妻妾是大量存在的，既有妾、庶福晉、側福晉或側室，也有嫡妻。身份為嫡妻者數量較少，身為妾者量較大。她們都未標記旗籍，根據其他情況推測，其身為嫡妻者，應是在旗漢人即漢軍旗人，庶妾，應有一部分人是屬於旗外漢人。乾隆五十七年宗人府議准：「宗室、覺羅不准與漢人結親，違者照違制律治罪」。嘉慶二十五年又強調：「嗣後親王至奉恩輔國公，有私買民女為妾者，查出即行革爵」，此前的嘉慶十八年，嘉慶帝也恐宗室「與漢人聯姻」而發布諭旨。⁸ 屢次發布這種禁令，正說明宗室王公等納旗外漢民之女為妾情況的存在。但無論是在旗漢人，還是非旗人的漢人，她們的血統都是漢族，所生育的子女都是滿漢混血，如清太宗之子常舒的兩個兒子海清、海林，海清之生母是陳氏陳伯先之女，海林的生母是劉氏劉琦之女。順治帝之子恭親王常寧，生母是陳氏，常寧之子貝勒海善，生母是陳氏陳福滋之女。肅親王豪格之子國泰，生母是黃氏黃鄴沁之女。雍正帝之子和親王弘晝、果郡王弘瞻，生母分別是耿氏耿得金之女、劉氏劉茂之女。裕郡王亮煥，生母是徐氏徐成功之女。貝子永澤，生母是楊氏楊鳳玉之女，他的妻子是姜氏姜智鐸之女，四個兒子綿疆等，皆出自這位姜氏之女。眾所周知的曹寅之女是嫁平郡王納爾蘇，納爾蘇之長子襲平郡王的福彭、四子固山貝子福秀、六子奉國將軍福清、七子福瑞，都是這位曹氏女所出。皇帝本支中，康熙帝的後宮漢姓女較多，所以康熙帝的皇子中，不少人是滿漢混血，如果親王允禮、莊親王允祿、慎郡王允禧、誠親王允祕等。⁹ 乾隆帝的後宮中也有數名漢姓女，其中魏氏（魏佳氏）生子永琰、永璘，永琰，即嘉慶帝，所以嘉慶帝也是滿漢混血，這一點，鄭天挺先生早已揭示。¹⁰ 有些家庭之子女由於連續幾代都是漢姓女所出，漢族血分更多，如前述康熙帝之曾孫貝子永澤，其子綿崧，生母是漢姓姜氏，則綿崧是滿漢各一半的血分，其子奕奎，生母是李氏，奕奎已是漢人血分多於滿洲血分，其子載邁，生母是王氏，載邁之子溥慧，生母是曹氏，可見載邁、溥慧父子，滿人血分已很少，主要是漢人血分了。再如綿砥之子奕告，生母是田氏田國榮之女，奕告之子載烈、載巡，生母分

8 （清）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9，《宗人府·職制·禁令》。

9 陳捷先，《康熙寫真》，頁37。

10 鄭天挺，《清皇室之氏族與血系》（1944），收入於《清史探微》。

別是劉氏劉旺之女、趙氏趙大之女，載巡之子溥祺、溥增，生母爲張氏張永之女，這一家的情況與永澤一家類似，至清末時，也是漢人血分大大多於滿人血分。上述事實說明，即使在滿族皇家，由於有很多妻妾是漢人血統，所生子女都已是滿漢混血了，那些連續幾代娶漢姓女爲妻妾者，越到後來，所生子女滿人血分越少，漢人血分愈益增多，實際主要是漢人血分了。

以下再看一看滿族皇家之女出嫁漢姓人的情況。

康熙前期以前，滿族皇家之女不僅有嫁漢軍旗人的，而且有被指嫁八旗外的漢藩王之子者，如清太宗之女嫁吳三桂之子吳應熊，順治帝宮中撫育之從侄女封柔嘉公主的安郡王岳樂之女嫁耿繼茂之子耿聚忠，肅親王豪格之女嫁耿精忠，貝子蘇布圖之女嫁耿昭忠，順治宮中撫養之侄女封公主之承澤親王碩塞女，嫁尚可喜之子尙之隆等。這是清初主要是順治朝清兵征服中原之時，清帝爲籠絡歸降的漢人藩王爲其效力，而採取的政治聯姻，出嫁漢人的皇家女身分也都比較高。這些聯姻事件在《清史稿·公主表》及《清實錄》等常見史籍中都有載。那麼平定三藩之亂後，皇家之女是否還出嫁八旗內外的漢姓人，尤其是一般宗室王公之家的格格是否也出嫁漢姓人？則一般史籍中很少見到了，而在《玉牒》的《女直檔》中，有大量的記述，因事例較多，僅隨手摘錄一些如下，以見一斑。¹¹

康熙二十二年，輔國公常舒之女，嫁巡撫柯永昇。

康熙二十九年，貝子彰泰之女，嫁耿奇祚（耿繼茂孫）。

康熙四十七年，奉國將軍巴賽女，嫁耿化祚（耿繼茂孫）。

康熙三十八年，簡親王雅布女郡主，嫁尚崇廩（尙之隆子）。

康熙三十六年，簡親王喇布女，嫁金雅圖（侍衛）。

康熙三十八年，簡親王喇布女，嫁續順公沈熊兆（沈志祥後裔）。

康熙三十八年，簡親王第三女郡主，嫁李杅（佐領）

康熙四十四年，簡親王第八女郡君，嫁李杅。

康熙三十二年，國泰之女，嫁孟啓盛。

康熙二十五年，星保長女，嫁金洪韜（佐領）。

康熙三十一年，星保第三女，嫁張弘道。

¹¹ 均據（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宗人府全宗》之《列祖女孫直檔玉牒》第23號、28號、29號、17號、18號。

康熙三十八年，輔國公靖恆第四女，嫁范時捷（范文程孫）。

雍正二年，輔國公靖恆第七女，嫁范時綬（范文程孫）。

康熙四十五年，康熙帝慈靖公主，嫁孫承運。

康熙五十五年，貝勒海善女，嫁孫承恩。

康熙三十八年，德明第三女，嫁柯氏筆帖式柯玉。

康熙四十年，德明第二女，嫁郭氏輕車都尉郭鍾煥。

康熙四十七年，德明第六女，嫁黃氏通判黃汝佑。

康熙三十五年，善福長女，嫁朱氏員外郎朱兆熊。

康熙四十年，安郡王瑪爾渾女，嫁張觀光。

康熙四十三年，輔國公素嚴次女，嫁年羹堯。

雍正二年，扎穆素三女，嫁輕車都尉佟書。

雍正五年，扎穆素長女，嫁監生王調義。

雍正八年，達穆布第七女，嫁梁臣。

雍正八年，達穆布第八女，嫁楊永顯。

雍正五年，白努機第三女，嫁王氏佐領王殿臣。

雍正十一年，納爾特宜長女，嫁李氏筆帖式李鑾。

雍正七年，錫楞圖女，嫁副都統尚崇坦（尚可喜孫）。

乾隆五年，瓦爾喀第三女，嫁佐領佟元亮。

乾隆八年，恩恆長女，嫁范氏治儀正範元。

乾隆十四年，均保長女，嫁范氏義恆。

乾隆三十年，恩洪第四女，嫁李氏李福。

乾隆十六年，占岱第八女，嫁佐領耿涵。

乾隆二十四年，占岱第九女，嫁左氏子爵左元。

乾隆元年，副都統諾穆珠第四女，嫁李世堯（李侍堯？）

乾隆三十七年，簡親王豐納亨次女，嫁毓秀（總督李侍堯子）。

乾隆二十七年，慧魁第四女，嫁陳應善。

乾隆三十一年，裕德瑞女，嫁佐領張廣清。

乾隆二十一年，輔國公弘眺第六女，嫁田氏侯爵田國榮。

乾隆三十五年，輔國公弘眺第十六女，嫁田氏德通。

乾隆三十六年，輔國公弘眺第十八女，嫁田氏官學生恆通。

乾隆十二年，沙爾善長女，嫁祖氏佐領祖德定。

乾隆二十七年，永文長女，嫁尚氏尚爲肇。

嘉慶十一年，永論第三女，嫁尚氏筆帖式尚英順。

（餘略）

僅從上舉實例便可以看出，滿族皇家，從皇帝的公主、宗室的王公之家的格格，到無爵職的一般宗室的宗女，都有嫁給漢姓之人的，而且數量不小。所出嫁的漢姓對象，應該基本上都是在旗漢人，包括八旗漢軍旗旗人、內務府上三旗包衣漢軍旗人，因為清帝是嚴禁皇族之女嫁給八旗以外的漢人的，下五旗包衣也在禁限之列，違者「照違制律治罪」。¹²當然這並不排除有個別違法而嫁與旗外漢人者。

滿族皇家之女出嫁在旗漢人，在整個滿洲人中並非孤立現象，那些身份比皇族低的滿洲旗人之女，出嫁給在旗漢人者更多，僅額亦都鈕祜祿氏家族，從清初到嘉慶年間，也有34名女兒出嫁漢軍旗人。¹³滿族皇家女出嫁在旗漢人，所生育的子女是漢姓漢滿混血。

綜合前述《玉牒》所記史事，證明即使滿族皇家，也存在相當多的與漢旗人互相嫁娶的現象，更不用說一般的滿洲旗人了。進一步說，清代的八旗，雖然有所謂滿洲旗、蒙古旗、漢軍旗等按照本民族名稱分別之旗，但各種旗下的旗人，相當多的已不是純粹的原民族血分，而是兩個或三個民族的混血之人了。《玉牒》所記，正反映了這種情況之一斑。

（三）、反映滿族皇家與滿蒙貴胄、官宦世家之通婚及其政治性內容

滿族婚姻甚重門第，清皇族爲最高貴之家族，該家族尤其是皇室、王公之家，地位更高，聯姻對象選擇貴族、官宦世家較多，乃情理中事，《玉牒》同樣有大量記錄，摘錄數例如下。

先以愛新覺羅家族與滿洲異姓第一貴族世家額亦都家族結姻爲例。¹⁴

入關前：

努爾哈赤伯父禮敦巴圖魯之女，—嫁額亦都，—嫁額亦都子伊爾登。

¹² （清）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9，《宗人府·職制·禁令·同治七年》。

¹³ 據《鑲黃旗鈕祜祿氏家譜》統計。

¹⁴ 此部分除據《玉牒》，還參照了《鑲黃旗鈕祜祿氏家譜》。

努爾哈赤第四女，嫁額亦都，第五女嫁額亦都子達啓。
皇太極，娶額亦都女。努爾哈赤孫尼堪，娶額亦都女。
武英郡王阿濟格女，嫁額亦都幼子遏必隆（努爾哈赤第四女所出）。
追封穎親王薩哈廉女，繼嫁遏必隆。

入關後：

康熙帝，娶輔政大臣遏必隆次女（孝昭仁皇后）、第三女（溫僖貴妃）。
康熙帝皇子允禮，娶阿靈阿（曾官八旗都統、尚書，遏必隆子）女。
乾隆帝，娶愛必達（遏必隆孫）女（順妃）。
乾隆帝皇子永瑤，娶達福（額亦都第八子圖爾格後裔）女。
乾隆帝皇子永璘，娶阿里衮（遏必隆孫）女。
怡親王允祥之孫永曼，娶阿里衮第四女。
莊親王允祿之孫永萼，娶阿里衮第八女。
永琰（後之嘉慶皇帝），娶恭阿拉（額亦都第六子達隆藹五世孫，禮部尚書）女（後之孝和睿皇后）。
嘉慶帝皇子綿寧（後之道光帝），娶布彥達賚（戶部尚書，阿里衮子）女（追封皇后）。
嘉慶帝皇子綿愷，娶福昂女。
肅親王永錫之子輔國公敬敏，娶策卜坦（額亦都第三子車爾格後裔）女。
肅親王永錫之子輔國將軍敬敘，娶恭阿拉（禮部尚書，額亦都六世孫）女。

以下再換個角度，從康熙、乾隆兩位皇帝之子女的婚姻，看皇室與滿蒙貴族、官宦世家的通婚情況。

康熙帝子：

康熙帝長子直郡王允禔，嫡妻伊爾根覺羅氏尚書科爾昆之女。
康熙帝次子廢太子允礽，嫡妻瓜爾佳氏都統石文炳女。
康熙帝三子誠親王允祉，嫡妻董鄂氏公爵、都統彭春女。
康熙帝四子雍親王胤禩，嫡妻烏拉那拉氏步軍統領、內大臣費揚古女。
康熙帝七子淳親王允祐，嫡妻那拉氏副都統法喀女。
康熙帝十子敦郡王允禔，嫡妻阿巴垓蒙古郡王烏爾錦噶喇普之女。
康熙帝十二子貝子允禔，嫡妻富察氏大學士馬齊女。

康熙帝十三子怡親王（後封）允祥，嫡妻兆佳氏尚書馬爾漢女。

康熙帝十四子貝子允禩，嫡妻完顏氏侍郎羅察女。

康熙帝十五子愉郡王（後封）允禩，嫡妻瓜爾佳氏都統石文炳女。

康熙帝十七子果親王（後封）允禮，嫡妻鈕祜祿氏尚書阿靈阿女。

康熙帝二十子貝勒允禧，嫡妻阿拉善蒙古郡王阿保之女。

康熙帝二十二子貝勒允祜，嫡妻伊爾根覺羅氏侍郎雙喜之女，繼妻，烏雅氏內大臣兼尚書海芳之女。

康熙帝二十四子誠親王（後封）允祕，嫡妻烏雅氏內大臣、尚書海望女。

康熙帝生女成年出嫁者共八人：

榮憲公主，嫁巴林蒙古吳爾袞（後襲郡王）。

端靜公主，嫁喀喇沁蒙古噶爾臧（襲郡王）。

恪靖公主，嫁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敦多卜多爾濟（襲郡王）。

純愨公主，嫁喀爾喀蒙古策凌（後封超勇親王）。

溫恪公主，嫁翁牛特蒙古蒼津（襲郡王）。

敦恪公主，嫁科爾沁蒙古台吉多爾濟。

溫憲公主，嫁旗人佟佳氏佟國維孫舜安顏。

愨靖公主，嫁旗人男爵、散秩大臣孫承運（提督孫思克子）。

乾隆帝子：

乾隆帝皇長子永璜，嫡福晉伊拉裡氏輕車都尉德海之女。

乾隆帝第四子履郡王永城，嫡福晉伊爾根覺羅氏和碩額駙富僧額女，側福晉完顏氏內務府總管大臣公義之女。

乾隆帝第五子榮親王永琪，嫡福晉西林覺羅氏總督額弼之女。

乾隆帝第六子質郡王永瑑，嫡福晉富察氏參將富謙之女。

繼福晉，鈕祜祿氏鑾儀使達福女（並見前述）

乾隆帝第八子儀郡王永璇，嫡福晉，章佳氏大學士尹繼善女。

乾隆帝第十一子成親王永理，嫡福晉，富察氏公爵、大學士傅恆女。

乾隆帝第十五子嘉親王永琰，嫡福晉，鈕祜祿氏禮部尚書恭阿拉女（並見前述）。

乾隆帝第十七子郡王永璘，嫡福晉，公爵戶部尚書阿里衮女（並見前述）。

乾隆帝生女成年出嫁者共五人：

和敬公主，嫁科爾沁蒙古親王色布騰巴勒珠爾。

和靜公主，嫁喀爾喀蒙古拉旺多爾濟（超勇親王策凌孫）。

和嘉公主，嫁富察氏大學士傅恆之子福隆安（兵部尚書）。

和恪公主，嫁吳雅氏公爵、協辦大學士兆惠子扎蘭泰。

和孝公主，嫁軍機大臣和珅之子豐紳殷德。

上舉皇室子女的聯姻對象，非世爵貴族，即官宦世家，或兼而有之，為官者，又絕大多數是一二品滿洲大員，這種貴胄、高官之家在皇室子女的結姻對象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皇女公主出嫁的額駙之家占100%，見上所舉。康熙帝皇子共35人，齒序24人，其中又有4人未至成年未娶妻，計康熙之皇子成年娶妻者共20人，上舉與貴胄、高官之家結姻者為14人，占70%。乾隆帝皇子共17人，成年娶妻者10人，上舉結姻貴胄、高官之家者8人，占80%。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秦以後的漢族王朝，尤其是宋、明時期，是少見的。

中國古代王朝，王室天子及後來的皇室皇帝，為維持本姓家天下國家統治，曾有一個依靠同姓分封地方，向摒棄同姓而依靠皇室外戚、姻親，再摒棄皇室外戚、姻親，主要依靠異姓官僚輔弼的變化過程，或者說是現象。以同姓封藩維護家天下統治，主要表現為先秦時期的領主分封時代，至秦基本結束，¹⁵ 依靠皇室外戚、姻親，在兩漢、晉、唐時期表現較明顯，宋以後又基本摒棄外戚、姻親輔政，明朝（中期以後）甚至有意識地在平民之家選后妃、選駙馬，以避免其權勢過大，侵及皇室。這是古代歷朝皇帝在鞏固家天下王朝統治過程中不斷吸取教訓，逐步變革的結果。¹⁶ 而滿族，由於甫經領主分封、貴族政治時代脫胎，尚帶有不少落後的社會遺俗，如貴族政治、貴胄世家政治聯姻、門第婚姻等等，另外，滿族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滿人維護統治，尤其是幫助愛新覺羅家族開基立業的勛戚世家，因而以聯姻的方式聯合利用滿人貴胄、官宦世家也就不足為奇了。而且滿人本來就有門第婚的舊俗。其政治性聯姻在籠絡蒙古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與八旗官宦世家同樣如此。有些結婚事件，其政治性又是十分明顯的，如漢軍旗人孫思克，在平三藩之亂中立功，康熙任其為甘肅提督，統綠營兵，孫思克又在平準噶爾蒙古噶爾丹之亂中建功，被賜世襲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帝因把女兒嫁其子孫承運。兆惠，平定西域回部之統帥、第一功臣，

15 西漢初、西晉初之分封，只是特別時期的一種反復現象。

16 這一點，拙作《清皇族與國政關係研究》，第十二章《總結》有詳細闡述，於此不贅。

回京後又恪盡其職，卒時，乾隆帝「親臨其第酬酒，即以其子扎蘭泰許尚公主，爲額駙」。¹⁷這類賜婚，指嫁公主，無非是獎酬勛勞，昭示、激勵他人。籠絡重用外戚、姻親，又必然造成這些家族權勢的膨脹，康熙帝的伯丈大學士索額圖，佟國維一家，乾隆帝之郎舅傅恆父子多人，及乾隆帝的兒女親家和坤，均爲當時勢要。重用親貴掌政，屬落後的貴族政治，且形成官場複雜的私人關係，不利國家治政，在中國古代王朝時代後期，外戚姻親政治已經式微的宋明以後，又在滿族清王朝的國體中出現這種政治現象，是值得注意，也有必要與往代聯繫而作通貫性考察並予評價。

(四)、反映滿族的某些婚俗

《玉牒》所載滿族皇家婚嫁，還反映滿族的某些婚俗，如門第婚、世婚、不計輩份婚、中表婚，以及娃娃親等。

門第婚在前述列舉中已經顯示，時人也有皇族與滿人「八大家」通婚較多的說法，¹⁸不用過多敘述。其世婚，是指兩個或幾個家族之間世代通婚，這種婚姻實際也與門第婚有關，即擇姻在官宦世家、世爵世職之家選取。如前述努爾哈赤、皇太極、代善之子薩哈廉（與順治帝同輩）、康熙帝、康熙帝皇子、乾隆帝、乾隆帝皇子及嘉慶帝、嘉慶帝之皇子，均與鈕祜祿氏額亦都家族結婚。清皇室與科爾沁蒙古左翼中旗齋桑（孝莊文皇后之父）家族世代通婚之事更多，¹⁹不備舉。世代通婚事例中，有不少又是中表婚即姑舅婚。如努爾哈赤之外孫遏必隆娶努爾哈赤孫女（阿濟格女）、順治帝娶其舅舅吳克善女、康熙帝娶其舅舅佟國維女、乾隆帝之女嫁傅恆之子福隆安等，唯遏必隆、福隆安之婚姻爲親緣姑舅婚，非血緣姑舅婚。前述婚姻中，也有不計輩份婚的現象，如努爾哈赤之兩女嫁額亦都、達啓父子，遏必隆先後娶努爾哈赤孫女（阿濟格女）、曾孫女（薩哈廉女），乾隆帝及其子永璘，同娶音德之孫女，一爲音德五子愛必達女，一爲音德六子阿里袞女。《女直檔》等冊牒還反映滿族皇家婚姻中有娃娃親現象。如莊親

17 《清史列傳》卷20，《兆惠傳》，第五冊第1507頁。

18 （清）昭槤，《嘯亭雜錄》卷10《八大家》記：滿洲氏族的瓜爾佳氏、鈕祜祿氏、舒穆祿氏、納拉氏、董鄂氏、輝發氏、烏拉氏、伊爾根覺羅、馬佳氏「爲八大家，凡尚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奴僕，皆以八族爲最雲」。

八大家還有別的說法，代之以佟佳氏、富察氏、章佳氏等，不備舉。

19 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第24-26頁。

王允祿第八女，生於雍正十一年五月、乾隆三年她6歲（虛歲，下同）時，被指嫁阿拉善蒙古阿寶郡王之子5歲的羅卜藏多爾濟。乾隆第十女和孝公主，生於乾隆四十年正月，四十五年五月指嫁和坤之子豐紳殷德，亦6歲，9年以後15歲時出嫁。乾隆第七女和靜公主，指婚之時更小，僅3個月，《女直檔》載，此女生於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同年閏九月便指嫁漠北喀爾喀蒙古賽因諾顏部成袞扎布（超勇親王策凌子）之子拉旺多爾濟，成婚則是在14年後的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如此急迫地把3個月的幼女指嫁成袞扎布之幼子，原因是當時正發生青衮雜卜煽動漠北喀爾喀蒙古叛亂的撤驛之變，漠北蒙古王公已有回應，而且當時正值平準噶爾蒙古之役，乾隆任命身為漠北蒙古貴族的成袞扎布為平亂領兵將軍，又於此時與成袞扎布結成兒女親家，其娃娃控親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又據《女直檔》載，醇親王奕譞之嫡福晉葉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的妹妹，咸豐十一年三月生長女，此女於同治五年十月夭折，僅6歲。而《星源集慶》則在此女之下多出如下記載：「同治五年九月初六日，指科爾沁和碩博多勒噶台親王伯彥訥謨祜之子那爾蘇為額駙，是年十月十八日辰時卒，年六歲」。²⁰這也是一樁娃娃親，而且屬政治聯姻，因為被指為額駙的那爾蘇，是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的孫子，指婚的上一年，僧格林沁在山東剿捻之役中捐軀，次年即同治五年，慈禧將其同胞妹妹之生女也是同治皇帝的堂妹指嫁那爾蘇，明顯是對那爾蘇祖父僧格林沁為維護愛新覺羅王朝統治而獻身沙場的獎酬。另外，其時慈禧垂簾不久，與參預朝政的親王伯彥訥謨祜結成親戚關係，恐也有擴大私人勢力之意。可惜這位格格享壽太短，指婚後僅一個多月便殤折了。

二、提供重要人物履歷，補傳記、文獻史料之不足

《男直檔》於每個男子之下皆記其生平簡歷，與政治關係較大者，對其所任職官、職差及獎懲，都有較系統的記載，這是其內容上的特色。這類人物，官方或私人有為其作傳記者，但作為史籍的人物傳記，礙於體例，一般在其較重要的經歷事件上著墨較多，以突出該人物之類別、及在某些方面的事跡。今人若深入細緻地研究該人，或為該人物作「年譜」，則這類人物傳記史料便有缺漏之處，而《男直檔》玉牒則可補充這方面的不足，如清末重要人物恭親王奕訢，《清史

2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宗人府全宗》，《星源集慶》第14號《道光皇帝之子生女冊》。

稿·諸王傳》中有他的傳記，在其任職上，便缺少他在八旗方面的內容，只簡單地記他曾「疊授都統」，而在《男直檔》奕訢之下，則詳記其哪年哪月任哪旗都統，共七次，另外還有他出任值年旗大臣、管火器營，以及管戶部三庫事務、內務府事務及其他多種內廷行走職差，均為《清史稿》所不記之內容。若深入細緻全面地研究這一重要人物，或為其作「年譜」，這些記述顯然都是非常有用的資料，或可提供某些線索。《星源集慶》由於是一年一修，所以記述更系統，筆者曾將載治（道光帝孫）在《男直檔》玉牒及《星源集慶》中的記載做過比較，²¹發現《星源集慶》關於他曾「奉旨代惇親王進內大臣班，為帶領豹尾槍差事，光緒元年十二月奉旨管理值年旗大臣……三年五月奉旨管理裕祭太廟及近支宗室婚嫁事務，八月奉旨署理正藍旗滿洲都統，十二月奉旨管理值年旗大臣」等內容，在《男直檔》的載治之下均未作記載。

清代宗室王公參政者甚多，如清初之攝政王、任議政王之諸王，雍乾嘉道時期的允祥、允禮、允祿、允禔、錫保、福彭、滿都護、允禩、廣祿、永瑨、永琮、綿恩、奕紹，清後期的載銓、奕訢、奕譞、奕劻、世鐸、載灃等等，這些王公，有的沒有傳記，有的有傳記，《男直檔》玉牒或《星源集慶》都可提供有價值的資料。尤其是道光以後，八旗都統，及各特種兵營如前鋒營、護軍營、健銳營、火器營、神機營之統領或總統，有1/3乃至一半都是由宗室王公擔任，這是研究清後期之八旗制度、軍事問題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上述檔冊關於宗室王公這方面較系統的履歷任職記載，提供了較集中的資料與線索。

三、提供重要人物的生卒年

生卒年，對於人物的研究非常重要，不知其生年，則不知其任官、出任某職之年齡，不易理解其當時的閱歷、精力如何，以及與相關之人在這方面的差距。不知卒年，則不知其在世之時重要事跡的結束時期，某些事件是否與其有關、是否參預。而《玉牒》、《星源集慶》，由於對滿族皇家男女有生卒年記載，因而為某些重要人物的這種生平要素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另外，利用它，還可以糾正文獻上的某些錯誤記述。如嫁與漠北蒙古的皇家公主和惠公主，生子桑齋多爾濟，《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記：桑齋多爾濟因「幼孤」，乾隆三年「隨

21 《男直檔》第4號「奕字輩諸子」。《星源集慶》第9號「宣宗皇帝位下子孫」。

和惠公主來京，教養內廷」。但據《女直檔》玉牒第28號載，和惠公主是死於雍正九年十月初三日，而且記其生於康熙五十三年十月，享年18歲，所以這一卒年是無誤的。所謂乾隆三年也即死後7年又與其子來京，顯然錯誤。帶桑齋多爾濟到北京來的，是皇家另一位嫁漠北蒙古的格格。這一訂誤還進一步明確一個事實，即桑齋多爾濟之「幼孤」，是指父母雙亡（其父卒於雍正十三年），這位後來在漠北庫倫任要職的蒙古郡王，其幼年時期，完全是在北京皇宮內廷、由乾隆帝撫養大的。再如，蒙古族女詩人那遜蘭保，一些論著都說她是生於1801年即嘉慶六年，筆者根據《男直檔》玉牒所記她丈夫恆恩的生年、其子盛昱的生年，再參照其他資料，得知那遜蘭保卒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享年50歲，進而確定其生於1824年即道光四年。又據《男直檔》所記恆恩這位嫡妻那遜蘭保的生父是「博爾濟吉特氏二等台吉多爾濟萬楚克之女」，再結合相關史料，判斷她是前述桑齋多爾濟的曾孫女，生於漠北喀爾喀蒙古，而不是恩華《八旗藝文編目》所說的是「蒙古阿拉善王女」，此蒙古阿拉善王女，乃盛昱之祖父敬敦所娶蒙古王女。²²清前期的《玉牒》，對公主、格格的丈夫即額駙之卒年，也有記載（並不全面），有些重要人物的卒年，就非常難得，頗具價值。如佟養性，清入關前初設漢軍旗時，總領漢軍，卒於哪年，研究漢軍八旗及清初政治史者一直不得而知，《玉牒》028號在其妻（阿拜長女）名下，記他是卒於天聰七年三月。又如李永芳，亦清初名人，努爾哈赤常利用他招撫遼東漢人，天聰元年正月，隨二貝勒阿敏攻打朝鮮，因勸阿敏班師，而被阿敏痛罵：「何須爾多言」，並稱之「漢奴」，李永芳「自此終無一言」。²³此後，李永芳在史籍中銷聲匿跡，何時亡故，始終是個謎。《玉牒》028號，在其妻（阿巴泰長女）之下，記其在天聰元年六月卒。由此得知，李永芳在被阿敏辱罵後不久，便窩囊而死，可見其內心的痛苦，以及當時漢人的處境。

以上所述，只是自己利用《玉牒》資料的一點簡單體會，也希望讀者注意其中有關於滿族史方面的有價值的資料。至於其他分析、發揮性觀點，或有不當之處，尚希方家指正。

²² 以上考證見拙文，〈清代蒙古女詩人那遜蘭保的身世及相關問題考證〉，待刊於《民族研究》，2006年3期。

²³ 《滿文老檔》，天聰朝第四冊，天聰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7。

（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0。

（清）光緒朝官修，《大清會典事例》，光緒三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印本。

（清）嘉慶朝本家族修，《鑲黃旗鈕祜祿氏家譜》，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影印本，2003。

二、近代論著

王鍾翰，〈滿族八旗中的滿漢民族成分問題〉，收《清史續考》，臺北：華世出版社，1993，頁43-79。

杜家驥，〈清代皇族與蒙漢貴族聯姻的制度與作用〉，《南開學報》，1990年4期，頁21-29。

杜家驥，《清皇族與國政關係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中華發展基金委員會，1998。

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杜家驥，〈清代蒙古女詩人那遜蘭保的身世及相關問題考證〉，待刊於《民族研究》，2006年3期。

定宜莊《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屈六生，〈清代玉牒〉，載於《歷史檔案》，1984年1期，頁83-87。

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陳捷先，《康熙寫真》，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劉素芬、李中清、王豐、康文林〈清代宗人府玉牒資料初探〉，收於《第六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出版，1993，頁117-156。

鄭天挺，〈清皇室之氏族與血系〉，收於《清史探微》，重慶：獨立出版社，1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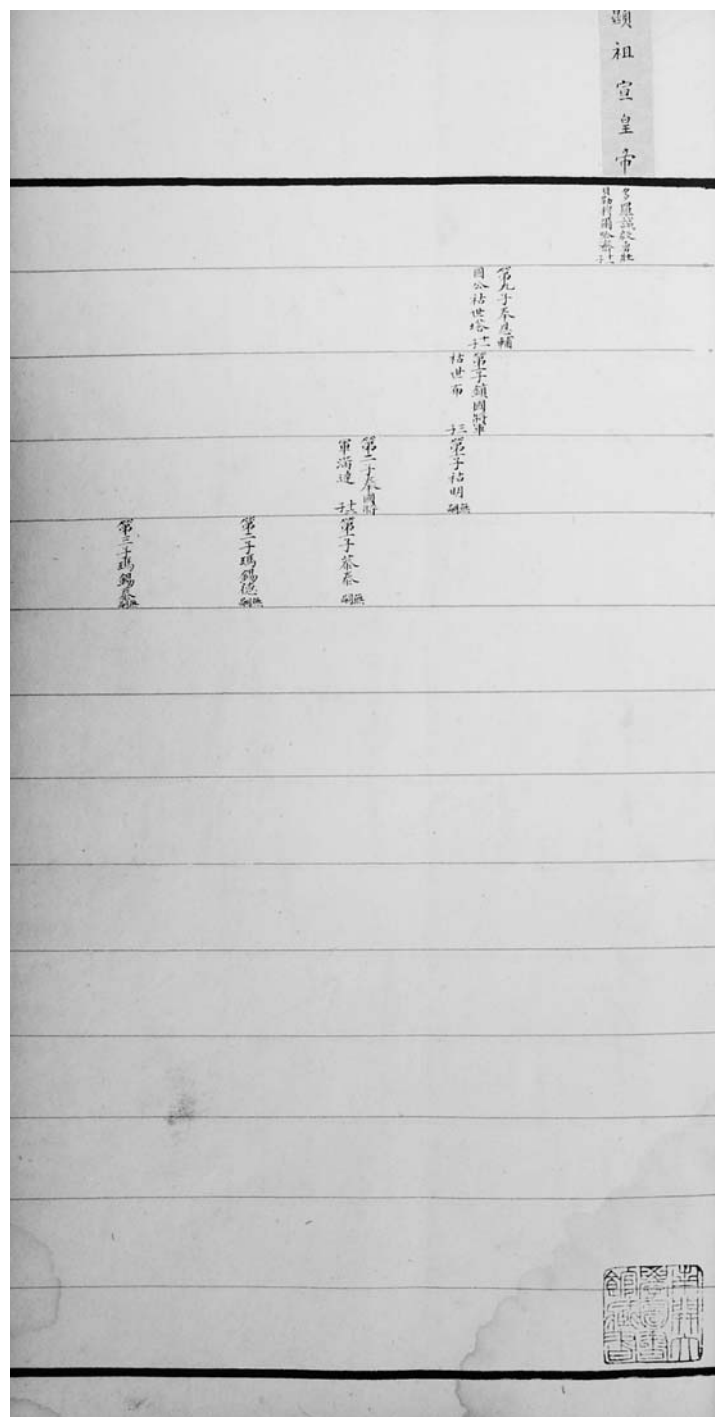


圖1 橫檔《玉牒》

顯祖宣皇帝

第二子多羅誠毅勇壯貝勒穆爾哈齊

辛酉年 庶妃李佳氏古魯禮之女所出天命五年庚申九月初十日巳時卒年六十歲原以軍功賜號誠毅順
 治十年五月追封多羅貝勒諡曰勇壯嫡夫人馬佳氏額恩圖蒙古之女 繼夫人鈕祜祿氏參株渾之女 三娶
 夫人他塔喇氏齊三之女四娶夫人阿顏覺羅氏巴塔之女 五娶夫人葉赫納喇氏婁諸貝勒之女 六娶夫人其父姓名未詳

多羅誠毅勇壯貝勒穆爾哈齊

第四子固山襄敏貝子務達海

辛丑年二月初七日辰時四娶夫人阿顏覺羅氏巴塔之女所出崇德四年八月封授三等輔國將軍崇
 德五年補授鑲白旗副都統崇德七年六月授刑部侍郎順治二年二月晉封二等輔國將軍順治四年
 六月晉封一等輔國將軍本年九月晉封三等鎮國將軍順治七年五月擢任議政大臣順治八年三月晉封
 固山貝子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順治十二年乙未五月十八日酉時薨年五十五歲諡曰襄敏嫡夫人納喇
 氏孫塔之女 繼夫人鈕祜祿氏巴圖魯公額宜都之女 三娶夫人瓦爾喀氏輕車都尉法都之女

固山襄敏貝子務達海

子 七



圖2 男直檔《玉牒》

顯祖宣皇帝									
多羅誠毅勇壯貝勒穆爾哈齊 ^{十一} 女									
第一									
女									
乙酉年嫡夫人馬佳氏額恩圖蒙古之女所出戊戌年三月 行穆穆氏阿爾泰為塔己亥年二月成婚女塔辛年俱未詳									
第二									
女									
庚寅年繼夫人紐祜祿氏來祿渾之女所出癸卯年十二月 書車爾招為塔甲辰年正月成婚塔於天命八年癸亥正月卒女於崇德六年 辛巳十二月卒年五十二歲									
第三									
女									
癸巳年繼夫人紐祜祿氏來祿渾之女所出丁未年十二月 都尉虎拜為塔戊申年正月成婚塔於崇德六年辛巳正月卒女於順治十七 年庚子正月卒年六十八歲									
第四									
女									
乙未年繼夫人紐祜祿氏來祿渾之女所出庚戌年二月 哈為塔辛亥年五月成婚女於崇德三年戊寅十一月卒年四十四歲 塔於順治七年庚寅十一月卒									

圖3 女直檔《玉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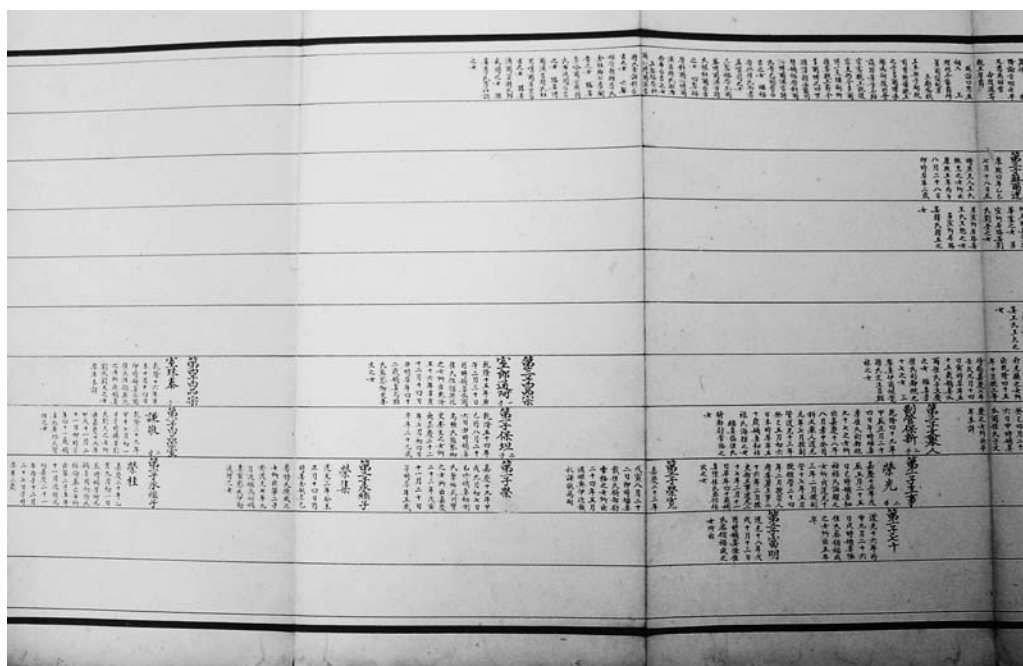


圖4 《星源集慶》代圖片（這張圖片是清末抄與多爾袞後裔的橫格摺式譜，與《星源集慶》格式完全相同，因未能拍得《星源集慶》照片，以此圖片代。）